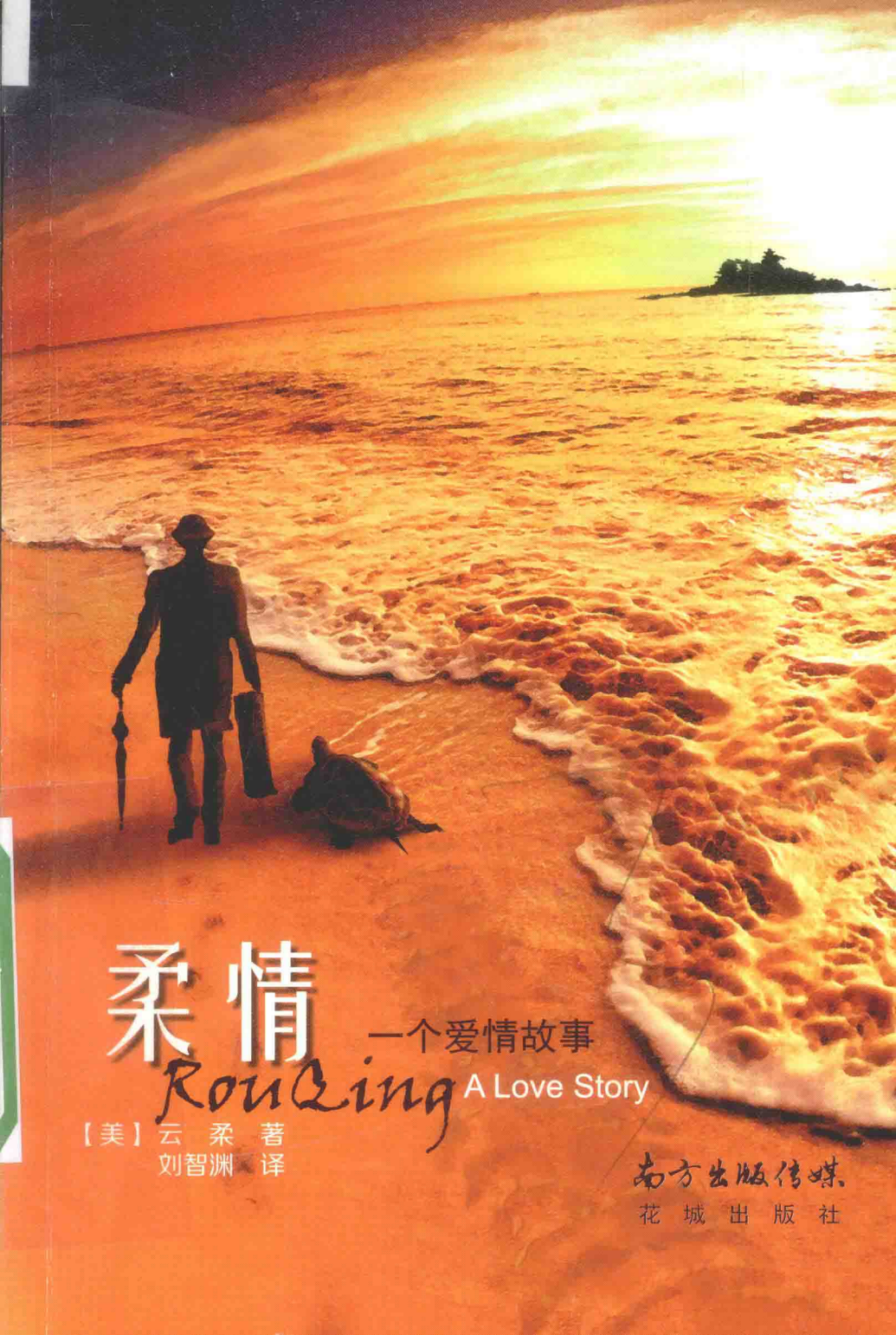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romantic sunset beach scene. The sky is a gradient of orange and yellow, with the sun low on the horizon. The ocean is filled with gentle waves, their white foam catching the light. In the distance, a small island with trees is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in a dark suit and hat stands on the sand, holding a closed umbrella in his right hand and a briefcase in his left. A large sea turtle is walking on the sand next to him, fac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towards the ocean.

柔情

一个爱情故事

RouQing A Love Story

【美】云 柔 著
刘智渊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Rou Ling
柔情

[美]云 柔 著
刘智渊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柔情 / (美) 云柔著 ; 刘智渊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60-7732-4

I. ①柔… II. ①云…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28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曹玛丽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 畅

书 名	柔情 ROU Q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625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在亚洲，在中国，许多供奉老子的道观多在墙上雕刻或绘画神兽、动物来装饰，比如龙、凤、虎、牛、龟。特别是乌龟，甚至在庙里的水池里也饲养了不少的乌龟。并有此一说，老子与乌龟有着特别的缘分，这个故事的灵感则来自于此。这是一个充满情感、诉说老子与乌龟生离死别的故事。



严寒的黑暗像是一把利剑，一片片一片片地切割我冰冷的身躯，留下只能在满月时勉强跳动的一颗炽热的心。多么希望能就这样摆脱一切，但讽刺的是，对你的记忆以及那一道微乎其微、从寒冷刺骨的天空射进的光，总是折磨着我，却也支撑着我，提醒着我心中那位总是紧抱我、爱护我、溺爱我的男人，他的爱穿越千年，一直在我的心里，虽然他遗留给我的只有我身体下面的那一具残骨……

我仍然不断地渴望能永远与他在一起，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一直围绕着我，但是却无法碰触他，也无法看清楚他的样子……我们就像是彼此的空气密不可分，但生老病死的法则残忍地将我们分开。虽然如此，他竟是让我继续活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理由、继续维持我身体体温的唯一来源，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是否还能有完整的我。虽然我的外表还是乌龟，但我的内心已经渐渐地、渐渐地蜕变成一颗少女稚嫩的心。一千年过去了，我对他的爱一直都是这样地坚定，对他的记忆一直都是这样地不移，他说过的话、他的抚摸、他脸上那岁月的痕迹。他就像是泡沫般地脆弱，一个不小心就会永远地消失殆尽，我好害怕，好害怕哪一天会永远地与他分离，虽然我曾不断地哀求他、不停地乞求他能带我一起走，但是最后却……

好黑……好冷……好爱你……

数千年前的欧洲曾有个传说，传说用巨大乌龟肉做成的料理十分美味，更是一味难求，这个传说风靡了全世界。而一艘来自东周的船驶进加拉巴哥火山群岛的背风区，船长澄甫，有着浓密胡子，侏儒般粗壮的腿，半人半马般的身材，他轻松地用脚将船锚推下水底。传言他曾单手消灭了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强大军队，而最后只有屁股上受了点小伤。他总是喜欢处理险恶混乱的事件，唯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财宝。

“这里就这些又黑又没价值的石头！”澄甫一边舔着他腐烂的牙齿一边说。

“别担心，如果我的师父在宫廷说这里有宝藏，那这里必定有宝藏。”领航员王翊，一位权威术士的年轻徒弟说着。

水手们已经在海上度过了好几个月，个个都被坏血病折腾不已，渴望着能吃到新鲜的水果，但又怕被双髻鲨以及黑尾页鲨攻击。他们双手高握在划桨上，慢慢地把小船划上岸，这些鲨鱼像是搅拌器般的围绕在他们的船边。好不容易上岸后，他们看到了许多巨大的陆龟，并兴奋地马上把这个消息告知澄甫。

“谁要这些乌龟啊！黄金！我要的是黄金！”澄甫大喊着。

但或许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乌龟，它们至少能短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营养，更何况，所有人都听说过龟肉料理的传说。水手们兴高采烈地在沙滩上生起营火准备用他们的刀剑屠杀这些大乌龟。

“其实，乌龟是好运的象征。”王翊试着平息澄甫的怒气并接着说：“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祖大禹，自龟壳上解读河图洛书，从中理解天意，领悟到世上万物生生不息。”



澄甫用他的拳头往船边用力砰的一声打下去，生气地说：“不要跟我说屁话，老子只想要发财！”

“有时候传说能提醒你，不可思议的事物总会意想不到地发生。人总是会被眼前的事物给困惑，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想也别想得到。乌龟就只会是乌龟——不多也不少。”王诩用一派轻松的口吻回应。

“哼！就跟你那师父一样，只会胡说八道！”澄甫轻蔑地说。

一艘装满龟肉还有仙人掌花的小船自岛上归返。一只苹果般大小的乌龟缓慢地从龟肉堆爬出。澄甫用手把这只乌龟抓了起来并大笑着说：“啊哈，开胃菜呀！”这只乌龟像是听得懂澄甫说的话，伸长脖子用力地往他的鼻子咬下去，鲜血瞬间涌出。王诩快速地把这只乌龟拿走并假装把它丢出船外，但其实是放进了衣袖里。

正当一名助手帮澄甫处理伤口时，其他的水手也不闲着，潜水抓海豹、追赶动作敏捷又个性凶猛的鬣蜥、斩杀鲣鸟来锻炼身体，抓到的乌龟就成了他们填饱肚子的食物。他们也抓了些企鹅来果腹，但是企鹅肉实在是太油腻且令人反胃。这座岛满是异国情调，每个角度都充满令人陶醉的景象，深深地印在每个水手的脑海里。

当王诩试着哄他的宠物吃东西时，注意到那只乌龟眼睛的样式很不寻常，他心里纳闷，这会不会是什么预兆。就在同时，船长仍然为了被那只小乌龟咬的事情大惊小怪，他不停地斩杀被带回来的乌龟泄气。

“看我杀你全家，这龟儿子竟敢咬我。”他咆哮地说。

那只小乌龟像是意识到船长的怒气，拼命地挣扎，试着从王诩的衣袖逃出，但是王诩小心地把它藏起来，心想至少得藏到返航那天。

“竟敢骗老子我，哪来的宝藏？”澄甫恼羞成怒地说。

“我的师父曾经做了一个梦。”王诩试着反驳。

“笑话！我梦到七个年轻漂亮的处女服侍我，我怎没看到她们？”

“你怎能跟我师父比？他是修道之人，你跟他不一样。”

“我看别说是发财了，我花了半年只找到这堆臭乌龟，要是让我空手而回，老子绝对砍他脑袋！”

王诩深吸了一口气并试着替他师父——那位在宫廷令人生畏的术士反驳：“我师父曾经预测洪水、解读云象、像条巨龙般地腾空飞起，他绝对不会派遣一群男人横跨大海，做些无意义的事情。”

“我看他一定是对大王下了什么符咒，才有办法在宫廷里呼风唤雨。”船长轻蔑地说着。

“你现在道尽他的坏话，但要不是有他的力量保护我们，我们哪有办法安然地度过如此艰难的航行。”

“既然如此，我要你用火烧了你衣袖里那个王八蛋的龟壳，告诉我哪里才有我要的宝藏！”

“不！我要活着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师父，何不让我用这些空壳？”

“我命令你！烧了它！”

别无选择的王诩拿起甲板上的木棒，并用水手正在烹煮乌龟的火将木棒点燃，轻轻地顶在小乌龟的龟壳上，嘴巴念念有词地说：

“皇天在上，请允许我道出心中的困惑，请您告诉我，请您告诉我，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该何去何从？”那只小乌龟在甲板上痛苦地挣扎，滚烫的眼泪不停地从它眼睛流出。突然啪的一声，烈火烧焦了一片弯曲的鳞甲，不断地冒烟，王诩皱了皱眉。

“宝藏在哪？”船长厉声问道。

王诩试着用火烧另一片鳞甲，但却得到相同的讯息。于是他停



止动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们可以返航了。”

“啊哈！你终于承认了，根本就没有宝藏。”

“不，正好相反，我们已经找到宝藏了。”

“你说什么？”

“这只小乌龟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藏，它壳上这些火烧的裂痕告诉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要不是所有人在海上受苦受难这么久，也许大家还能玩笑般地看待这个事实，但是当每个人知道他们漂洋过海，历经万劫只是为了这一只小小的乌龟时，个个目瞪口呆，不发一语，一片沉静后，容忍在心中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水手们恨不得马上把王诩扔出船外，但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是少了王诩对海象的了解以及卓越的领航能力，没人保证能有办法安然地返国。

王诩一个人独自待在船尾思考，看着那座岛越来越小，船越行越远，他知道这是一趟有意义的旅程，但心中尽是感慨，感慨无法留下任何标志来告诉后人，他曾经带领了一群海盗从中国横跨大海来到加拉巴哥火山群岛，奉命执行一项不可能的伟大任务。但那只小乌龟却无法了解王诩心中的澎湃，它盯着那座越来越遥远的岛，只渴望着有一天还能回到那座岛，那个家。

这一片大地之母布满了丝丝血脉，从她的骨头间，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我能听到她缓慢而深沉的吸气声，和那喘着气、发着抖、打着颤的吐气声。她让身上一条条河流把体内的毒素带到那一大片海洋来净化自己。她的脉搏，就像我的一样如此微弱而缓慢，除非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地面上，否则难以听到那微微的跳动声，只要静下心来、沉住气，耐着性子去聆听、去观察，便不难发现那石壳的一起一伏、血脉的一张一缩，还有那微乎其微的心跳声。

现在的我，只能靠着斤斤计较，一点一滴地慢慢燃烧我背壳内仅存不多的脂肪来维生，为了让自己分心，我把注意力放在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枝一节、日升日落、月圆月缺。而我虽然埋在深土里，但仍然可以靠着海水受到月亮引力牵绊的潮涨潮退，以及细微的温度变化来体会季节的转换。这些日子来，我变得如此敏感，但有谁能真的体会这种痛苦呢？

突然间，我感受到地面传来的一阵阵波动，那阵阵波动是如此地靠近，既不是来自天上日月的引力，也不是来自地底的压力释放，这不规则震动是种无比难听的旋律。但渐渐地，我知道这声音是来自一把铲子，似乎有种熟悉的声音，到底会是什么呢？我渐渐地感受到春天温暖的阳光，这是一片森林，是我熟悉的那一大片森林，而有个人继续地掘着土。



离开那座神秘的群岛后继续往中国航行，信风带混着赤道西风，使得回航的路途曲曲折折，时不时就要转换航道，如此缓慢的前进使得船上每个人的心情大受影响，再看到那只毫无价值的乌龟，更是火上加油，愤怒不已。虽然如此，王诩仍然对遵循师父的指示、取得这只小乌龟之事信心满满。他细心地照料它，并用草药敷在那几片烧焦的鳞片上。

船只继续西行，季节的变换也越来越明显，海面上亦是如此，浮游生物一变再变，小的鱼后头跟着中的鱼，中的鱼后头跟着大的鱼，大的鱼后头跟着更大的鱼。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一小群虎鲸跟在船边游着，每一条虎鲸的大小几乎跟这艘船一样的大，要是冲撞上来，这木头制的船必是体无完肤。

虎鲸的叫声并不好听，分贝高又刺耳，气孔洒出的水溅在船甲上，眼看着这群虎鲸越游越近，又发出像是哀号的叫声，水手们害怕不已，手遮耳朵，膝跪船甲上。王诩赶紧抓着船身，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把自己挂在船头，手里拿着那只小乌龟，它像是一位短跑健将似的拼命的在空气中踢脚奔跑，这时一条条的虎鲸像是排好队似的，靠过来看了一眼小乌龟后，慢慢地游离开。水手们个个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便七嘴八舌地低声议论起来，心想也许这只乌龟真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王诩自口袋中拿出一片仙人掌干来答谢它做的这件趣事，而它也吃得津津有味，这是离家后，吃的第一口食物。

两天后，水手仔细勘察遥远的岸边。这个地方现在称为基里巴斯，船只往右靠近，大家铆足了劲划，心想着这么久的航行，终于

可以靠岸休息。费了一番力气，船只终于靠岸了，没有一个人不高兴地大声欢呼，只有王诩，他自水面的涟漪、沙滩上背壳排列的方式感觉到不祥的预感。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王诩脸色凝重地说。

澄甫用手不停地拨动鼻子上那条用来包扎鼻子伤口的黄色丝巾并说：“这地方也不喜欢你呀！”

“这里很危险！我有不祥的预感。”王诩很坚决地说。

“那好，你就好好地站哨，什么不好的事情，老子我才不怕！”

王诩就在那边看着水手，抓鱼的抓鱼，捕鸟的捕鸟，摘果子的摘果子，每个人不亦乐乎的，因为实在是太久太久没好好地享受了，每个人大快朵颐，到了晚上，所有人都因为一下子吃得太饱，边睡边捧着肚子哀号。他一个人站在那，看着海鸥抢着剩下的水果吃，突然他听到草丛沙沙作响。

“快起来！”他低声在一个水手的耳朵旁催促着。

“干嘛，不要吵我！”水手发着牢骚。

“你快点起来，你必须赶快带着大家回到舰上。”

“为什么？”

“我听到草丛里面发出了声音，一定不是好事。”

那个男人翻了个身，眼睛依然紧闭，还把手臂当成枕头继续睡着，并说：“你滚开！”

这时候一群身上绑着腰带、脸涂图纹的玻里尼西亚土著拿着马林长钉自草丛里冲出来，而水手们在吃得过饱、睡意浓烈的情况下，自然不是这群土著的对手，只好不顾一切地跑的跑、游的游、逃的逃，赶紧返回舰上，土著在他们后面穷追不舍，嘴巴大声叫着，手上拿着矛叉拼命往船的方向射，一片血海下，引来一群鲨鱼。王诩一直静静地躲在较高的草丛堆里直到整个混乱结束，等到所有土著撤



退后，他才轻轻慢慢地游过港湾，回到船舰。

“死了四个……”澄甫爬上船舰并清点人数后说。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王诩的手慢慢地拔出扎在脚上的刺草，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最好赶快启航，我担心那群野蛮人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们。”

海面不远的一边真的出现了玻里尼西亚的船，但是不久后却离船舰越来越远，似乎放弃了追缉。船舰慢慢地航过一个现在称之马绍尔群岛的地方，之后往对角线方向沿着密克罗尼西亚的海岸线航行。越过赤道后，夜晚变得凉爽，海的颜色也跟着改变，王诩专心研读眼前这复杂又难行的水路，试着正确地导航船只。

太平洋并不如其名般平静，反而是波涛汹涌，惊涛骇浪，随时都有可能吞没这艘船，加上南非律宾进入西里伯斯海的水路是十分错综复杂。这里所有的际遇、景象，以及空气的味道都好不美妙，就像是身在奇境。船只通过了摩洛湾的河口，并沿着民答娜峨岛通过狭窄的三宝颜水路，进入黑亚细亚后裔所在的苏禄海域。西巴布亚和苏拉威西的村庄联邦已准备好与他们做一些交易，并且还带了多位漂亮性感的女人。

马六甲的岛上居民也渴望能够跟这艘来自周朝的船舰做些买卖，当时还没有制定任何后来从西班牙以及伊斯兰教国家传入的交易制度，澄甫对于一番协商过后的结果感到相当满意，整个交易是在依朗市的卡拉米安群岛进行的，澄甫拿出一些丝绸制品换取了些棉布来修补破烂的船帆，以铁犁铧交换了些用来治疗黑死病的新鲜水果，顺便也带走了些调味料，像是胡椒、肉桂、豆蔻、丁香、药草、浆果、嫩姜、树皮等，他甚至得到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高档物品来供奉朝廷，有雕刻细致的黄金、花俏耐用的陶瓷、珍贵犀牛长角、咸水鳄鱼头骨等。

就像他伟大的师父一样，王诩对这些金银财宝毫无兴趣，他宁

愿活在一个充满预知以及征象的世界。王诩静静地站在平静的港口边，他专注地沉思并追踪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有助于定位船只在这无垠海洋以及万里星空的位置，此时他感受到一丝丝不对劲的风浪，似乎有股台风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正逐渐成形。

他年纪轻轻却身负重任，必须万无一失地把整艘船安全地带领回国，不只如此，还得像他那位似谜的师父，必须要有能力解读征兆、治愈身心受伤的水手、招致自然的生灵并呼风唤雨。他把那双专注于海象和风向的眼睛转移至这岛上优雅且五颜六色的自然景物，藉此让自己好好地养精蓄锐，而那只小乌龟越长越大，更像是一只温驯的小狗，总喜欢讨人用手指搔搔它脖子上的软皮，拨掉早晨的露水。话说不少修道之人对动物的灵气非常感兴趣，有一传言是这样说的，古时大禹有能力将自己的身体转变成一只巨大威武的熊，还有无数类似的传说，所以说不定王诩和这只小乌龟有着特殊的缘分。

一天早晨，船只穿过福建省附近的海域，并继续往福州方向前进，船长做了一个梦，需要王诩为他解梦。

“将你的梦境告诉我吧。”

澄甫叹了一口气后说：“这个梦把我带回那座什么金银财宝都没有，只有一堆乌龟的岛，但是我看到一群黑色大蜥蜴抬着一个人一直往海里走去，那个人竟然是我的母亲，她把手拼命地往我这边伸，我想抓住她，但我却……我却无法。”

在那一刻，王诩才确定，原来眼泪也存在澄甫的身体里。

“你一定非常思念她吧。”

“我是不是再也看不到她了？”

王诩虽然知道那位女人已死去，但他实在不忍把事实道出，只好看着海的方向说：“对不起，我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到，我必须把所有精力放在那上面。”



许多小石子因为震动的关系，慢慢地将我周围原本就所剩不多的空间填满，导致我根本喘不过气，我并不怕石头滑动带给我的痛，但是我受不了如此窒息的压迫感，我奋力一搏，试着挪出更多的空间来呼吸，但我不敢太过用力，害怕会因此毁坏身下那位我最想念、最心爱的男人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東西——那具残骨，那双爱抚我的手，那张英俊潇洒的脸庞，那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能听到那具残骨因为我的移动吱吱作响，我迫不得已，只好停止动作，从挖土的声音听来，那个人似乎也身感疲惫，随着身上的尘土减少，感觉到的压迫感也减轻许多，我试着抽动我的尾巴，却依然动弹不得，我也试着朝春天的月亮伸长脖子，似乎能感受到，我离她越来越近了。

最终月落日升，我能感受到日月带来的能量，当我还在那座遥远的岛屿时，圣洁的月光总是照在我的背上，净化我的身心。而炙热的太阳尽情地燃烧，给世上万物带来生机，也带来了我身旁一大堆不停扭动的蠕虫，像是在对我严刑拷打，不停地往我内部经脉探勘，但我竟已习以为常，毕竟这些蠕虫是唯一陪伴在我身边的生物呀。它们因为土壤这几天被搅动一番，变得兴高采烈，精力充沛，狼吞虎咽地吃着沙，啃着石，咬着腐烂植物。而我能通过剩下几尺的尘土，感觉到温暖的日光，仿佛置身于天堂，那感觉令我无法自拔，心醉神迷。

那把铲子继续发出相同的节奏，我满心期待着能在不久后重见光明，但心中却满是不安。我虽然苟延残喘地活着，但在我身体内被施放的魔法却没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反而是一天一天地发展

成熟。经过数不尽的春夏秋冬，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的改变，是哪位皇帝统治的天下？而他遗留下来的伟大思想，是否还启发着世人呢？数以千计的问题在脑中一拥而上，不知道是否能一一地找出答案。

我想这个盗墓者一定不管我壳上五花八门的雕刻，他只会把我当作是一颗普通的大石头，坐在上面。我背壳上的一横一竖，一撇一画，都是我深爱的他亲手雕刻上去的，这些轮廓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我绝对不容许任何的破坏。突然，掘土的声音停止了，紧接着又是一股猛烈的挖掘，我听到了兴奋的喘气声。

他用力地擦拭我背壳上的土堆，并跳进洞里，我能感受到他膝盖轻轻地靠着我的背，那柔软的肌肤，温暖的体温，带我穿越时空，回到那时依偎在我的爱人身边的甜蜜时光，回忆一点一滴地涌入脑海里，眼泪也一滴一点地涌出眼睛，却弄疼我的眼。终于！我终于挣脱沉埋，再次感受到那炙热的阳光，但我却因长期处在尘土中，一片黑暗映入眼帘，什么都看不到。



台风就像个训练有素的杀手，招招致命，杀人不眨眼。台风的中心位于遥远的南方，但暴风圈外围却是条长臂，毫不费力地将整艘船推往位于温州洞头县的小岛群，那边的海域变化莫测，暗藏危机。王翎注视着海上的一波一浪，手伸入海里测量水温，最后舔了舔手指来测量空气中的盐分，他已感觉到一波强力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必须赶快把船只停泊在安全的港湾。水手们分工合作，将船帆收起卷好，紧握手中的船桨拼命地划，船长则一边沉浸在那不得其解的梦境内，一边控制着舵柄，整艘船行驶在忽高忽低的惊涛骇浪上。

跟所有人相比，那只小乌龟倒是十分冷静，毕竟在加拉巴哥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暴风雨，所以它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个人如此精神紧绷，战战兢兢，也因为乌龟没有像人类那样掌控平衡感的耳朵，所以并不会晕船，而旗杆和船身因震动发出的吱嘎声也吓唬不了它，就算整艘船沉入海，它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一个漏斗样的螺旋气流在船的东边摇摆不定，不停地旋转，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道金黄色的海龙卷风，并把一条嘴里叼着石头鱼的鲨鱼轻轻地吹上天空，重重地摔入海里，风暴继续转往岛的方向前进，大肆破坏树上的鸟巢，也将许多大树连根拔起，那些树根看起来就像是混着烂泥巴的山羊须。

一行人不可思议般地幸存于连海豚都无力招架的暴风暴雨后，往玉环县的触角全速前进，通过宁波附近似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海岸水路后，终于在杭州湾附近找到一片平静的海水。各个水手精疲力尽，放下手中的船桨，任由船帆带领他们往北行，大家喝酒大笑，